

天堂之门

邓贤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04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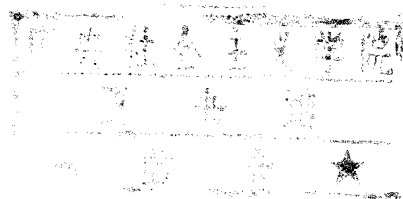
天堂之门

邓贤 著



这是我们一代人的迷宫，我们注定走不出
这片归宿之地。

——老知青万向东



(京)新登字第1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之门/邓贤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1

ISBN 7—5034—0892—8

I. 天…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7469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刷:四川彭山县彩印厂

装订:四川彭山县彩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5 字数:360千字

印数:1—10000册

版次: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阅读震撼力和耐人寻味的长篇小说。

作者讲述了一群从《中国知青梦》里走出来的男女知青现在的人生故事：一座千疮百孔的红卫兵公墓，一场令人魂牵梦绕的知青回顾展，把一群曾经有过共同经历的老知青们重新集合在一起。作品以本世纪九十年代为背景，展示这群已届不惑之年的老知青怎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冲动投入商海大潮。他们似乎又成为了当年的理想主义者，重又燃烧起雄心勃勃的理想火焰。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于过去，这群老知青也决不是从前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怀着各自目的，以各自方式在商海中翻江倒海，他们的灵魂在金钱、欲望、卑劣、崇高以及精神、肉体的漩涡里经受洗礼沉浮起落，从而上演一幕幕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大起大落、大哭大笑、大爱大恨、大悲大喜的人生悲喜剧。

作者在本书中较为完整深刻地展现了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展现个人与群体的命运过程，以及个人与社会、爱情与利益、个人与家庭、父母与子女以及来自个人自身的种种矛盾冲突。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个人命运的巨大差异才构成了群体命运的波澜壮阔和曲折走向。本书无疑是厚重的，寓审美性、历史性以及社会思考和自我批判于一体，叙述风格简练朴实又不失委婉含蓄，作品中关于热带荒原以及原始雨林、藤蔓、沼泽、蛙鸣、荒火、黑蝴蝶等描写，均是本书中最富魅力的华彩乐章，也可看作是作者对生命思考的某种庄严暗示。

上 部

第一章

1

近年来，偏处市郊一隅的凤凰山出人意外地热闹起来。

凤凰山是一座小山，坐落在西都市西北郊的清凉河东岸，山势南北走向，长二三里，阔一二里，因形如传说的凤凰而得名。凤凰山其实也算不得山，它的相对高度只有一二百米，在真正的山区连土丘也算不上，所以只能算作一堆乱石岗。但是在沃野千里的天府盆地，凤凰山兀立于清流环绕的清凉河畔，扼盆地出入要道，平地凸起俯瞰千年古都的西都城，据说三国时候凤凰山曾为刘备刘皇叔的屯兵要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这里也曾发生过激战。西都人一出北门，山丘蜿蜒的身影便扑面而来，因此它也就显得很突出很不一般，也就很是一座山了。

从前山顶上有一座外国的天主教堂，教堂的房子是那种尖顶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屋顶竖着一柄高高的十字架，据说始建于本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当地老人还依稀记得，教堂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高鼻子外国教士和一群修女，也有许多信教的中

国教徒络绎不绝地上山来做礼拜。但是解放后教堂就沉寂下来，那些外国教士都没有了踪影。再后来和平时搞建设，凤凰山就彻底荒芜了。山上土少石多，又没有水源，旱天太阳暴晒，满山白花花的石头跟烙饼的铁铲一样噉噉响，因此便没有人在山上住，山上便也没有庄稼和人烟。

文化大革命时候，天府盆地的武斗很著名，西都也动了枪炮，死了许多人。死者大多是造反派，又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都被送到破教堂下面的山坡上安息。开始两派路线分得很清，各埋各的人，竖起尖顶的纪念碑，用红油漆刷了很多很对立的革命口号和领袖语录，让人担心死者在地下也很不冷静很冲动。后来死人多了，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界限渐渐就变得混淆不清；不管什么路线，反正人死都一样，人死不能复生。由于活人不计较，死人自然也就安静了许多。

一九六八年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两派互相攻击的红卫兵都没有捞到好处，都被解散了组织复课闹革命，学校里也进驻解放军和工宣队。再后来所有学生殊途同归，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背了背包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之前，许多曾经誓不两立的学生都携了祭品来扫墓，在山上碰了面便各自绕开走路，也不吵架，也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都低了头装作看不见。那时天上的云是灰的，地上的人也是灰的，这些来扫墓的年轻人给自己的战友燃炷香，然后也给对方战友烧沓纸，于是明白彼此的心是真正地和解了。地下的亡友看到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景象，想必也会高兴，也就很放心了，总之后这座山岗是彻底冷落下来，只留下许多高高低低的坟茔和纪念碑，尖尖的石碑与那座破教堂的十字架站在一起，好像许多凝固的手臂寂寞而无奈地指向上帝。

当地人就把这片墓地称作“红卫兵公墓”。

时光流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天空晴朗明丽，到处都在搞

热气腾腾的经济建设，有个据说曾经是本地人的外商来西都考察投资，独具慧眼看中了凤凰山。外商自称是个虔诚的教徒，在进行了一系列周到缜密的考察，包括从香港请来风水先生实地考证之后，认定凤凰山是块风水宝地，而破教堂则是天佑之相，“上帝保佑，蓄势发财”，遂与当地政府签定了一项修建大型游乐园的投资意向合同。当地报纸均以头版篇幅热烈欢呼凤凰山终于引来筑巢下蛋的金凤凰。但是这项合同的实际执行又被拖延了好几年，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这家取名为“东方世界游乐园”的大型游乐场终于全面建成对游人开放。游乐园紧靠凤凰山脚下的清凉河岸，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占地两百亩，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全部游乐设备均从国外引进，自然建得气势宏伟不同凡响，成为一道令本地市民自豪的现代文明风景线。

鉴于该地区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以及当地政府制定的优惠招商政策，精明的外商又把目光瞄准整座凤凰山，计划再投资数千万元人民币进行游乐园二期开发，二期之后还有三期、四期，等等。总之据说扩建之后的东方世界游乐园规模将超过美国著名的迪斯尼乐园，它将像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一样拔地而起，在天府盆地乃至整个中国大放光彩。

外商在扩建工程投资意向谈判结束之后，曾兴致勃勃地到山上转了一圈。他首先察看了破教堂，当即决定不惜斥巨资将教堂修复，让上帝的香火继续在山顶上袅袅升起来。等他走出教堂看到下面那些七歪八倒破败不堪的红卫兵公墓时，立即用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厌恶地对手下人说道：“你们给我推掉这些东西，简直是亵渎上帝……阿门！”

有学者得知此事，连夜给当地报纸去信，指出该公墓是全省乃至全国唯一仅存的红卫兵公墓，是研究红卫兵和文革运动的宝贵实物资料，发出“救救文物”的呼声。但是呼声无人理睬，就像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隆隆驶来，谁也不会在意水面将被碾碎的

海藻和泡沫一样。

2

邱建国怎么也没有想到，上帝之手会在一个阴郁的日子里突然像重锤一样落到他头上，并且彻底击碎了他的平庸和波澜不兴的生活。

命运转折往往是不期而至的，事先毫无预兆。早上起床，邱建国同往常一样拧开收音机，播音员正以一种刻板的公事公办的语调播送各种冗长的会议消息。他听了一阵，觉得打不起精神，不明白世界上的事，难道除了开会就不能发生一点别的？他伸个懒腰，就走到窗前去眺望灰蒙蒙的街道和城市。

这是天府盆地常见的那种阴霾沉沉和潮湿的秋天，没有下雨也没有出太阳，一眼望去，空气好像起了霉，城市上空悬浮着许多肉眼无法分辨也无法穿透的水份和尘埃。他看见一群蹬自行车的人像蟑螂一样在大街上慢吞吞地爬动，一辆洒水车呜呜地开过来，蟑螂们就惊慌失措地拐进小巷里逃走了。高楼像礁石一样四处星散，灰暗的民房像汹涌的波涛连成一片，城市像泛着泡沫的壅塞的流水，人们懒懒散散，日子波澜不兴。他认定这是一个没有新意和枯燥乏味的日子，就离开窗口去吃早饭，然后夹起那只黑色的公事皮包打算出门去上班。

西都市远大商业贸易（个体）公司总经理邱建国是个勤奋和热爱工作的人，他的生命好比一台电脑，已经被岁月之手输入了天天上班的固定不变的程序内容。程序是一个人的心跳，不上班的邱建国就会变得没有心跳，没有心跳的人不就跟死人差不多吗？所以他已经习惯活着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上班。但是近两年市场经济发展不顺利，政策东摇西摆，生意很难做。很多时候邱建国在

他这间匆匆装修的经理室里也是无事可做，问题是无事可做不等于不做事，所以他只要坚守在自己那张因潮湿而散发着皮革霉味的大班椅上，哪怕整天喝茶抽烟看报纸打瞌睡，没有一笔业务可谈也觉得心满意足。

幸好妻子蔺小英和女儿邱姗姗及时制止了男子汉的工作狂热。

“爸爸，你骗人！”小学五年级作文科代表邱姗姗撅起嘴唇，带着哭音愤怒地声讨父亲：“……你亲口答应带人家去东方世界游乐园的，人家作文题目都拟好了，你总是变卦！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

起初邱建国并不明白宝贝女儿何以如此悲愤，就连忙蹲下身来抚摸着她的头解释道：“爸爸答应你是星期天呀？”

女儿眼睛睁得很大，指着墙上的挂历理直气壮地质问父亲：“今天就是星期天，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要去上班？”

邱建国一下子愣住了，他仔细看看挂历上的日子，果然是星期天。他摸摸脑袋，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过得连日子都忘记了？

“……建国，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呀？”妻子蔺小英也从厨房里赶出来，唠唠叨叨地数落丈夫。蔺小英通常不干涉丈夫的工作，但是今天看来她已经忍无可忍，终于态度坚决地站在女儿一边。“……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住旅馆啊？看看你这个父亲在女儿心目中成了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会，是筹备知青回顾展的。”男子汉自知理屈，小声辩解道。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只要你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女人的立场一旦确定往往不会轻易改变，她低下头小声央求丈夫说：“……建国，你就不能当一回好爸爸么？别强调你开什么会，今天可是星期日啊。”

公司经理愣了几秒钟，他看看妻子怨恨的眼睛，又看看女儿

委屈的眼泪，明白她们的话都是当真的。他大彻大悟地笑了笑，把夹在腋下的公事皮包扔得远远的，抱起宝贝女儿讨好地说：

“去他妈的工作，今天爸爸没有工作，让工作见鬼去吧！好姗姗，好女儿，爸爸从来说话都是算话的对不对？……走，今天爸爸一定要陪我的小姗姗去游乐园，不去的是小狗！”

两个女性终于众志成城地打败了工作狂的公司经理，坚持把他变成一个称职的和受欢迎的家庭男人。于是破涕为笑的一家人很快高高兴兴出了门，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往游乐园方向开去。

游乐园果然是孩子的天堂，不光孩子，欢乐把大人也变成孩子。

邱姗姗一下车就开始欢呼雀跃，兴奋得像只陀螺。游乐园大门口人流如织，摆摊设点的小商贩撑起许多彩色阳伞，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竟也给色调灰暗的城市郊区平添了一些喜气洋洋的亮色。邱建国看见一架巨大的高空观览车好像童话世界里的大风车一样缓缓转动，还有一座巨型钢梁构架，许多粗大的钢臂将两道细细的钢轨举向空中，好像弧形天线一样在天空绕来绕去。一列闪闪发亮的卡通列车正在钢轨上做快速翻滚的惊险游戏。

“爸爸爸爸，我要去玩过山车。”女儿指着在天空中绕来绕去的翻滚列车，迫不及待地地下命令道。

“你玩……什么车？”邱建国怀疑地扬起眉毛。他打量一下那座矗立空中的庞然大物，估计它的高度大约相当于十二层到十五层楼房。“好女儿，你上去要哭鼻子可就晚了。”

“爸爸小瞧人。”女儿噘起嘴巴反驳道：“我们班上好多女生都玩过，我也不怕。”

邱建国故意扭过头问妻子：“你陪她上去玩好不好？我在下面等你们。”

“不去不去。”蔺小英一脸惊恐，连连摆手道：“那么高，看着

头晕，吓也吓死了！你陪她玩，我在下面等你们。”

“你看女儿，关键时刻还是爸爸陪你上刀山下火海。”他将游园票塞在女儿手里，拍拍女儿的头说：“谁叫我是你爸爸呢，对不对？”

“爸爸好。”女儿撒娇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让他心里漾起很大的满足感。

过山车其实是一串首尾相连的金属罐笼，双排座，像暴露的飞机座舱。父女俩坐下来，系好安全带，金属罐笼就轧轧地开动起来。开始很慢，后来就加快速度向轨道的高处移动。邱建国本想回头看看下面的妻子，跟她开句玩笑什么的，但是没等他看清楚人，就觉得身体悬了空，大地似乎在晃动，耳边起了风，心跳也立刻加快起来。

“我是不是……有高血压？”他看一眼身边的女儿，姗姗的小脸兴奋得通红，还探出身体向母亲招手。他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暗暗数着脉搏嘲笑自己：“你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倒被这个小小的过山车吓倒不成？”

过山车轧轧地响着，金属尖利的磨擦刺激着他，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恐惧和不安好像冷风一样钻进他的身体，使他的手脚渐渐变得冰凉。他紧紧抓住金属扶手，努力去回想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贫民区长大的孩子邱建国小时候最害怕两件事，一件是饥饿，另一件是走夜路。

饥饿是魔鬼，如影相随地追逐着他的童年时代。小邱建国常常因为饥饿向大人哭闹，后来有一天他亲眼看见奶奶饿死在床上，手里紧攥着一把烂菜根，从此他变得懂事了，哪怕再饿也不吭一声。

贫民区没有街灯，夜晚常闹鬼，闹些莫名其妙的事。有次小邱建国站在漆黑的旷地里等候晚归的父亲，不料撞在一头白毛鬼

身上，当场吓昏死过去，后来发了一星期高烧。

中学毕业到边疆当知青，有次连队组织上山伐木，他仅仅因为在路边撒了一泡尿就在森林里迷了路。黑黝黝的原始老林笼罩天地，粗大的藤蔓植物像章鱼的巨手拦住去路，野兽的嚎叫声远近响应着，孤独和恐惧像鬼怪一样追逐着男知青，驱使他不顾一切在树林里狂奔，直到一座刀削般的陡壁挡住去路。那时候邱建国的大脑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杂念，只剩一种求生的本能。本能是通向希望的最后动力。他一心只想摆脱大森林的羁绊，回归社会和人群，如果他不幸死去，不就跟一滴水一棵草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么？

他像只拙笨的企鹅，攀住石缝摇摇晃晃地爬了许久，峭壁仿佛没有尽头。等他回头一看，吓得险些没掉下去。在一抹美丽的黄昏夕阳涂抹下，一头灰毛老狼很有耐心地蜷伏在峭壁下面舔自己身上的毛，老狼偶尔抬起头来龇开牙朝他笑笑，那种表情竟像是很同情很幽默的样子，绿荧荧的眼光里有种快活的东西像子弹一样射中他的心脏。那时候他的心跳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一百多下，背上冷汗涔涔，像只笨重的大蜥蜴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石壁上，直到后来连队派出的人放着枪找到他。

人也许就是这样，如果你有幸死过一回，你就不再惧怕失去什么；不恐高，不怕死，不怕丢官，不怕坐牢，当然更不怕走夜路撞上白毛鬼。人死如灯灭，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呢？

可是人真的不怕死么？

.....

突然哐啷一响，过山车停下来，他们来到轨道最高点。邱建国扭过头，悄悄往下边瞟了一眼，他看到地面的汽车像小虫子，人群像蚂蚁，凉风嗖嗖地从耳边掠过，眼前所有东西都在晃动；风在动，树在动，云在动，人在动。最要命的是他感觉到身子底下的钢轨似乎也在晃动，这使他神经不由得更加绷紧，背上渗出冷

汗来。他伸手抓紧女儿，心脏咚咚直跳，好像要跳出喉咙。但是不等他缓过气来，钢缆发出自动脱钩的声音，过山车失去重心，立刻呼啸着向大地俯冲。

罐笼里响起一片惊叫。

这是一种现代勇敢者的游戏，所有参与者的意志和毅力都在经受考验，过山车开始做起翻滚动作起来，它像一只顽皮的飞来器，载着乘客在环状的钢轨上飞快地打着旋，一遍又一遍在高空划出巨大的圆弧。邱建国感到大地扑面而来，感到天旋地转和失重的痛苦，风像一只呼呼作响的口袋，巨大的摇撼和惯性力量紧紧攫住他的大脑和身体，压迫他的神经，强迫他把早上咽下的食物连同水分和思想一齐从口腔里喷出来。

“……我要吐啦，不行了。”他呻吟道，紧紧闭上眼睛。他咬住牙关，调动全部意志力量同自己身体里那只不听话的胃袋作斗争，他不想当着女儿的面出丑。耳边风声嘶鸣，风声里不时响起女儿年轻和痛快淋漓的喊叫。

过山车继续翻滚，有人在空中哇哇地呕吐，就在邱建国绷紧的神经像水坝一样濒临崩溃的时候，过山车却戛然而止，在一阵几乎觉察不到的轻微摩擦声中稳稳地停下来。有人兴奋地摇晃他。他睁开眼睛，首先看见过山车并没有从空中掉下来跌得粉碎，世界也完好无损，他依然活着，人群依然拥挤。他看见在女儿那张红扑扑充满劫后余生的快乐的脸上，一双黑眼珠在闪闪发光。

“爸爸爸爸，你干吗闭着眼睛？你害怕了？”

“想当年，你爸爸也……”他挣扎着笑笑，本想说自己也条好汉，但是当他一张开嘴，一股黏糊糊的食物立刻像井喷一样不争气地从嘴里射出来。胃开始捉弄他，直把他吐得上气不接下气。

“……啊呀建国，是不是病了？”妻子连忙把他扶到石凳子上坐下，惊慌地说。

他摇摇头，吐完倒自觉好多了。他想起上初中那年空军来招

飞行员，他在伏虎上一口气旋转了十分钟，下地仍然站得跟钉子一样稳当。真是岁月不饶人哪，才四十岁就不中用了，他悲哀地摇摇头想。

“我没事，真的。”他疲惫地点燃一枝香烟，对老婆吩咐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该你了，你们去玩吧，我想单独坐一会儿。”

“我就知道你没耐心。”蔺小英嗔怪地说，随即又关心地补充一句：“……你上茶馆呆着，中午我们在餐厅碰头。”

“算了，还是自由活动好。”他摆摆手说：“你们去玩个痛快，我到处走走，下午给我打叩机在大门口会面。”

邱建国看着妻子女儿隐没在往来的游客人群中，他抽了一会儿烟，就站起身到茶馆去喝茶。

3

假日的游乐场所简直是个欲望的大漩涡：钱币像河流一样哗啦啦流淌，每个人都像鱼儿一样在河里游来游去，花钱和赚钱的欢乐一同明白地写在人们脸上。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与从前不同的是，消费成了社会发展的杠杆，每个人在消费别人的同时又被别人消费，社会因此进步。邱建国看到，这里到处充满嘈杂、喧闹和热气腾腾的诱惑，让游人神经无缘无故地亢奋；小贩在空地上搭起炉灶，拉开帐篷，于是煤球炉上的滋滋声、吆喝声连同令人垂涎的各种小吃香味就一起升腾起来，弥漫在清洁的空气中。但是更多像毒蘑菇一样张开的美丽的太阳伞下面却是一个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弹子赌博，投飞镖，射击博彩，六合彩，圈套游戏，扑克牌，象棋残局等等，摊主们眯缝着眼睛，用一种狡猾的懒洋洋的声调诱惑猎物：“快快来呀，我这里只花一元钱，掷中红心奖励一百元……”

邱建国走走逛逛，循着路径标牌找到茶馆。

茶馆设在僻静的游乐园后门处，一片竹林下面摆开许多木桌竹椅，尽管时值深秋季节，空气中已经透出渐渐浓厚的凉意，地上铺满枯黄的落叶，但是露天茶馆里依然有许多闲人吃茶。天府盆地向来以茶文化驰名，茶馆是西都人悠闲生活的象征。邱建国看到，茶客们三五成群地吃茶聊天，亭子里有人说书，有人搓麻将下围棋，堂倌拎着那种细长壶嘴的铜茶壶跑来跑去，吆喝着，殷勤地四处斟水。堂倌斟水带有很强的表演性：铜壶高高举过头顶，吆喝一声“来——啦”，一股细长的滚水就如抛绣球一般，越过客人肩膀或者脑袋准确无误地落到一丈开外的茶碗里，看得旁边人心惊胆战，不知该为谁捏把汗。邱建国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点了一碗蒙顶花茶，二两葵花籽，一包牛肉干，跷着二郎腿慢慢消磨时间。

一个穿旧西装蓄小胡子的中年男人一手摇折扇，一手拿着扑克牌，挨桌问人玩不玩压红桃老K？问到邱建国面前，他摇摇头，看见那人手里有三张牌，面上为一张很显眼的红桃老K。旁边有人问怎么玩？小胡子很轻松地解释说，压一次二十元，压中红桃老K赢五十元，总共三张牌，胜率为三分之一。就有人脸上做出跃跃欲试的表情，却迟迟不肯当真。邱建国是个好奇的人，通常对这类骗术抱有很大兴趣，他既喜欢看别人如何上当，又喜欢看骗子怎样骗人，这是一种成人游戏，因为世界上的事总是先有傻子然后才有骗子。他并不一概地痛恨或者排斥骗子，甚至对骗术高明的骗子暗暗怀有一种崇敬，认为那是一种很值得佩服的本领，只可惜他所见到的大多数江湖骗子技巧都很拙劣，让人生厌。事实上茶馆里人人都知道小胡子行的是骗术，但是看别人上当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所以就有人怂恿旁边的人去玩牌，而这天独自呆在茶馆里消闲的邱建国就同许多穷极无聊的茶客一样，兴趣盎然地等着看别人如何上当。